

中古樂舞

研究

建安樂府詩溯源

晉代樂舞考

樂府王明君曲考

南北朝樂舞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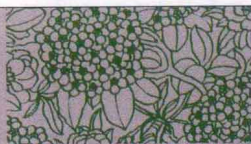
南朝樂府與當時社會的關係



廖蔚卿先生文集 ②

中古樂舞研究

里仁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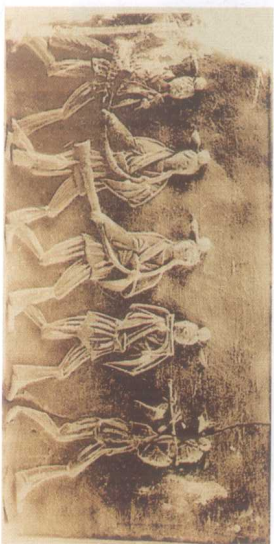




南京西善橋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賢畫像，畫像中嵇康正在撫琴（右上）；阮籍將手指放入口中，引吭長嘯（左上）；阮咸則在彈秦漢琵琶（下），這個樂器到了唐代已不為人所識，因阮咸善彈此器，因以為名。



這兩塊河南鄧縣出土的南朝橫吹畫像磚，反映了其時南方也盛行鼓吹樂。樂手所持樂器：（上圖）自左至右兩人擊鼓，兩人吹長角；（下圖）自左至右分別吹笳，兩人吹長角，一人吹排簫，一人吹橫笛。





臺北歷史博物館藏北魏彩繪女樂俑，左二人為舞俑，右上樂俑持鼓，右下樂俑持直頸琵琶。



北魏雲崗六窟的伎樂天。塑像上所奏樂器，自左至右，自下而上分別為：（二排）左四義嘴笛；（三排）左三吹簫，左四彈曲項琵琶；（四排）鼓、排簫、雞婁鼓。



宴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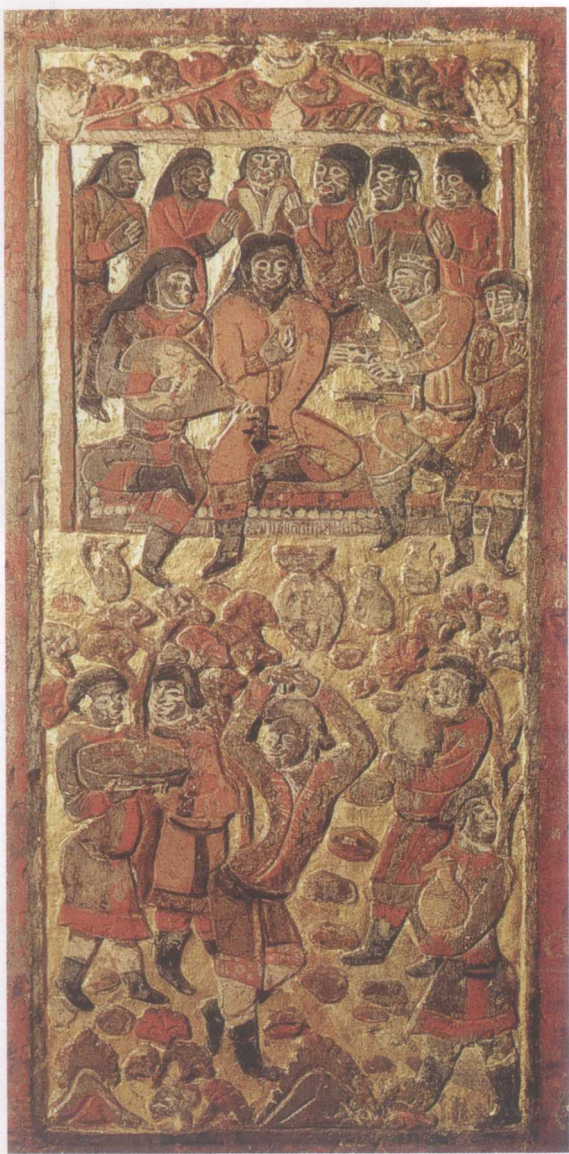
北齊徐顯秀墓北壁畫宴飲圖（局部）。中間端坐於廬幕中的，顯然是墓主夫婦。樂隊分列東西兩側，左邊前排自左起，分執曲項琵琶、竽、豎箏篴；右邊前排兩人則演奏曲項琵琶。



北齊婁叡墓壁畫「長鳴吹奏圖」。圖中四人兩兩相對，雙手高擎胡角，奮力勁吹。



敦煌莫高窟297窟壁畫的北周伎樂圖。左二人為舞者，右三人分別演奏豎箏篪、琵琶、竽，從其服飾、舞姿，可以看出其時河西地區少數民族的樂舞形象；唯所持樂器已東西薈萃。



西安北周安伽墓正面屏風第一幅奏樂舞蹈圖。上半為奏樂合唱圖，後排六人為合唱者，前排四人，左二似為墓主，左一彈曲項琵琶，右二彈豎箏篪。下半舞者正在表演胡騰舞。

弁 言

臺靜農先生的學生中，誰在精神意態上最像他？

我們曾經私底下討論過，結論是：廖蔚卿老師。生性慨慷豪蕩，卻又豁然大度；識見深入明晰，卻往往出以言談微中，彷彿不著痕跡；尤其都有著一種樂觀積極的操持，苦中作樂的幽默，這些地方廖老師最像臺先生。除了天性以外，我想也是因為廖老師自在四川白沙女子師院求學時即已受教於臺先生，後又渡海，由擔任臺大中文系助教的時日起，與臺先生共事相處最久，不但最瞭解臺先生平生所經歷，其實受臺先生之影響也最深。

事實上，廖老師在臺大任教的一生，更見證了臺大中文系由杭陞草創到逐漸規模初具，而至傳承經歷三代或四代已是蔚為大系的發展。廖老師直至榮休之日止，非常特殊的，就我們記憶所及，似乎都一直在臺大任教，既沒有在他校兼課，更未曾出國講學或研究，榮退之後，除了仍為臺大名譽教授外，亦未在他校任教，真的是徹頭徹尾專屬臺大中文系的教授！

廖老師初任助教，住單身宿舍的艱難歲月，除了聽老師偶然談起，以及當時也在外文系任助教的齊邦媛教授稍有言及，我們其實只能想像。我們經常去拜訪她時，她已住溫州街的宿舍，離臺先生住家的宿舍其實並不太遠，所以常常兩家一起探訪。看望臺先生大抵總是談文論藝；但對廖老師我們往往也會傾訴自己生活中的種種迷惘與煩惱。通常總是在廖老師的爽朗笑聲中，因她的一語中的，片言解紛而豁然開脫，然後滿心歡喜的回家。

後來她改住楊師丈所配住的，位於植物園旁，對著一個小池

塘的宿舍。池塘旁就在老師住家前，種了七棵一排的柳樹，我們常常戲呼老師：「七柳先生！」她也不以為忤。雖然系裡教陶謝詩的一直是鄭因百先生，研究陶淵明的更有王叔岷先生，接著更年輕的先生亦紛紛作這方面的研究，後來也就當仁不讓的接過了教授陶謝的棒子。因而廖老師並不教陶詩。但是最近「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以至「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生命情調的反而是廖老師。

廖老師不但「泛覽周王傳」：好讀異書，早歲讀西洋文學而至海涅、梵樂希，榮休後連村上春樹的小說，以至當我們都還不知道「哈利波特」是人名是書名時，她已笑我們是「麻瓜」了！同時「流觀山海圖」，在印刷傳播皆還不發達的時期起，就因喜歡藝術而收集了不少藝術圖片，以今日的複製技術而言，不免顯得簡陋。但廖老師以神遇而不僅目視，亦頗有悠然遠引之趣。

廖老師亦「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我們知道她以一本本的小冊子，寫了不少泰戈爾或紀伯倫式的新詩。但似乎沒有什麼發表的意願，所以只許這些登門造訪的學生，偶而窺閱。她的學術著作雖極深入縝密，別有會心，似乎也一直沒有集結出版的意思。她的第一本專書六朝文論，所以在聯經公司出版，是因有低我幾班的學妹陳秀芳在其編輯部工作，正在到處找書出版。我想起廖老師在文心雕龍課上用鋼版刻印發給大家的講義：六朝文論研究，雖然精闢醒豁，但似尚未發表；兼且廖老師才在我所執行編輯的文學評論上發表了極具原創而又條理明晰的詩品析論。我以為加上了她論文心雕龍的三篇論文，就是一部極佳的六朝文論的專書，因此自告奮勇的帶她前去遊說，終於促成了該書的出

版，果然嘉惠同仁與學子無數。

因此，我總自覺責無旁貸，得繼續的去促請廖老師，將她的全部(至少學術性的)著作出版成書。廖老師榮退之後，終於被我糾纏得煩了，就將手頭上的文稿，交給我來處理。首先是和同時也負責大安出版社編輯業務的，中文系葉國良主任商量，決定將其中較具通論性質的十篇，以漢魏六朝文學論集的書名，交由大安出版社結集出版。內容橫跨文學思潮、批評傳統、名士性情、文藝主題、風格探討、藝術分析等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其中論古詩十九首的藝術技巧一篇發表於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應算是偶留鴻爪的初試啼聲之作，這一組在葉嘉瑩先生筆下是「易懂而難解的好詩」，卻在廖老師所謂：「詩的章法，自然也不妨由詩的內容——感情思想——的發展去體會而獲得」的探討之下，顯得「驚心動魄」：

遠別，在分開的兩個點之間，由現實人生事故引致長長的距離，這裏是一大空間，在這大空間中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分據兩點的人的歎息。然而，在這現實的空間之中，有一根看不見的線牽牢遠處兩顆愁心；這根思念之線使空間有物，亦使空間縮小。於是兩地的心靈得隨這一絲柔線浮遊於空間之中，回旋，起伏，若斷若續，於是那似幻似夢的歌音也在這思念之線上譜出，於是那空間彷彿縮小了。但歌音稍歇，空間復現，那似乎接近了的心，又遠遠分開。古詩十九首中的離別之詩，在情思上的流動，該是這樣引出發展的。

別時最苦！別了，「重行行」拉長距離，在未來和過去之間造成空虛，現實一切都成虛妄。然而並非生命及生活就此完結，人生不了之情尚是綿綿，你還得希冀，尚須等待，你我人世之關連仍在，所以這別是我與你「生別離」，所以甚苦！這不盡的悲苦，在你我之間，是由「行行重行行」所延展成的「萬餘里」，你在萬里路的終點，我卻在這距離的起點，「各在天一涯」！這空虛何以填補？

四十餘年前，初讀這段文字時，我尚是未識愁滋味的高中生，不但深受感動，幾乎就有「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之概。因此瞭解到文學評論也可以如尼采所謂：以血書者，愈發堅定了我的選擇文學研究作為終生職志的決心。這可能是廖老師依其天賦情性，才理兼備的提筆行文之際所始料未及的影響與作用吧！

系裡自臺靜農先生、戴靜山先生以下論析魏晉名士之心事與性行多矣，皆有勝義；但我卻偏愛廖老師的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與論魏晉名士的雅量兩篇，前者指出這些「天地之逸氣，人間之棄才」本質上為「從有所為到有所不為」的「狂狷之士」：

故知狂狷之士，大都是性情中人，或介然，或傲然，世人昭昭，而彼獨若昏；和光同塵，復似嬰兒之未孩，世人目之為狂傲、癡愚，而不明白其狂癡出自真性情的要求表露。故名士們一面顯示不取之狷傲，一面又是有所為之癡狂。總之，不論狂或癡，都是行為上的一種誇飾，用以反抗現實的桎梏，而求一己之真性能與天地精神往來。

論「雅量」一篇，不但可見到廖老師讀書之細密、分析之深入與綜攝之廣博，頗類陳寅恪先生之論隋唐史事；但我總覺得也是生性深具「雅量」特質的臺先生之典範在眼前使然。

廖老師另外較具專論性質的論述，我將它們分別編輯為中古詩人研究與中古樂舞研究二書：前者除了包括對陸機、對張華、對庾信等三大詩人的政治處境，生命特質、文藝思想、作品風格與承先啟後的文學影響之綜稽詳析，更以一篇體大思精簡明扼要的論兩晉詩人，由陸機、葛洪的文學論起，而述正始嵇阮、太康詩人、劉琨郭璞、江左詩人以至陶謝的演變，以寬廣的視野，提供了其中轉折之精準細膩的勾勒。

後者既針對建安時期的樂府詩、王明君曲作了源流時代的討論，直探南朝樂府與當時社會的關係，更考察晉代以至南北朝的樂舞。一方面嘗試對文學形式與體制作「文學社會學」的考察，一方面則正視文學中所包括的「多媒體」，跨越藝術門類的現象，（她在這方面的論著還包括收在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中的晉末宋初的山水詩與山水畫）。廖老師在六〇年代即已涉入如此尖端的領域，可謂空谷足音，一定可以啟發許多後續的研究。

里仁書局的徐秀榮先生敬佩廖蔚卿老師的學問人格，先是代為印行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接著慨允出版中古詩人研究、中古樂舞研究兩部專著，更進一步交涉，包括六朝文論與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都交由里仁書局重新出版。真的是盛事一樁，有幸參預其間，謹略誌數語以記其勝。

中古樂舞研究讀後

本書所收錄的系列論文，在音樂文學領域上，是創發甚早且具啟發性的。篇中所論，除了詩歌，尚涉及樂舞百戲。這些論文，除了研究領域之拓展外，所呈現的對文獻之熟稔、視野之開闊、立論之肯切，在在彰顯了前輩學者治學的謹嚴。

個人對廖老師欽慕已久，雖然無緣親炙，但是從她的論著中，不時得到激勵，尤其是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樸實的學術風格。在本書編輯出版之前，重讀一過，爰有興感，略敘如次，藉茲惕勉。

廖老師的這一系列論文，承繼其師臺靜農先生的兩漢樂舞考（臺大文史哲學報一期），以堅實的史料為基礎，旁蒐遠紹、廣徵博引，從龐雜的資料中，考辨釐析，互證補苴，系統地勾勒出漢魏六朝詩歌樂舞明晰的輪廓，清楚而有層次。

就研究對象而言，以許多細微的考索為基礎，構綴一代之制度，微觀與宏觀兼具；而其研究課題，則是僅賴文字描述的抽象樂舞，較諸其他論題具有較高的難度。

其次，這些論文，較早的寫於半世紀前，當時檢索工具並不發達，讀書人為了蒐集資料，捨博極群書、窮究經史，鮮有他途；而且這些書還不只是草草讀過，必須閱讀精詳，進一步爬梳歸納，所以能在文獻上扎下深厚的根柢。腹笥既廣，自能左右逢源；研閱既深，更無礙於衢道隅隙。因此，在方法上，善用文史相參，舉重若輕，猶如大匠之斲；這等功力，在中古詩人研究中益見揮灑，尤其論張華一節，讀來更覺酣暢。

復觀其文字風格，扎實緊密，不見浮言雜語；在論述上，條理分明、層次井然，全編不見率爾操觚之作，亦不見斧鑿之痕，真淳質直，平實準確。

這些特色，與今天學界的若干風氣，正好形成對照：

當前學界許多評量常以量化為指標，造成部分學者為了衝「業績」，往往無暇顧及論題是否具有開創性、研究結果是否解決了問題，而對於資料的周延、考辨的明晰、論證之循理，以及闡述的精準，常見支絀。甚至號稱論文，但議論過於論證，連篇累牘，卻未見解決什麼問題，徒眩人耳目而已。

電子資料庫的快速發展，固然為蒐集資料帶來極大的便利，但其所引致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常常不能理解資料並不等於知識，知識更不等於學問。對於檢索而得的資料之片面、浮淺，欠缺警覺性，於是抓到籃裡便是菜，能夠核對原書、上下循省的已屬難得，更遑論乎通讀全編。

資料的獲得固然不應構成研究的障礙，但是得之容易卻有可能造成輕忽的心態，大量蒐羅卻無暇深究，導致繫聯、理解、辨析能力的薄弱，往往以孤證為證；又或望文生訓，而文可兩讀、義多歧解，卻是古代文獻的普遍現象。宋·葉夢得 石林燕語提到：唐以前，未有模印之法，「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但是刊印興起後，「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這種現象與當今資料之易得導致研閱疏淺，頗為近似。更何況單靠檢索，有時而窮。目前大多數古籍資料庫大多僅依賴關鍵字，而不具模糊檢索的功能，即使加上布林值的篩選，也往往難免遺珠之慮。例如就人物而言，除了姓名字號以外，常用慣稱別署、官銜居處，略稱代

語，不一而足，僅賴關鍵字檢索，難免疏漏；最可靠的辦法，還是翻檢全書。因此，閱讀全史、掌握該領域的基本材料，才是根本之計。

另一方面，學界對於電子資料庫之倚重日深，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故而資料庫不能止於有而已足，應當進一步建立中文古籍精校可靠的數位版本，使之兼具電子書與資料庫的功能，希望未來能出現堪與舊刻舊校相提並論的數位古籍。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私名號與書名號的明確標示，意味著對於資料解讀的肯定。過去有不少書籍、期刊都是這麼做的，近年來則大多省略了私名號；本書之編輯，承襲作者原先所刊登的臺大文史哲學報體例，二者兼標，有些模稜含糊處，無可迴避，取捨拿捏，頗費心思；至於排版之繁瑣，猶其餘事。如此不計工序，無非是要體現作者對於學術認真負責的態度。

先師趙鐵寒先生常以「讀書攻堅」勗勉學生，又取顧炎武與人書「采銅於山」之義，謂當熟讀原典，厚植根柢：舊錢充鑄，固所不許；摩錢取鋸，更屬下乘。相較於晚近學風之趨易就簡，前脩治學之執著，可謂合志而同方。因此本系列論文在今天集結出版，就學術風氣的針砭而言，應有其時代意義。

李時銘 二〇〇六年九月